



春泥集

杨 绛 著

DE54/20

I10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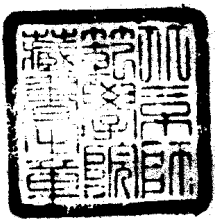


春泥集

杨绛著

7

期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35407

上海文艺出版社

735407

封面设计：乐秀锦

责任编辑：高国平

春 泥 集

杨 绛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日历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 插页 1 字数 81,000

1979年10月第1版 197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3,000册

书号：10078·8085 定价：0.35元

DE 50/20

序

这里是几篇旧文，除了《重读〈堂吉珂德〉》一篇外，都是十多年前在《文学评论》、《文学研究集刊》上发表过的。这次编集时，我都作了删改。龚自珍有两句诗：“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但愿这些零落的残瓣，还可充繁荣百花的一点儿肥料。

杨 绛

一九七九年一月

目 次

堂吉诃德和《堂吉诃德》.....	1
重读《堂吉诃德》.....	21
论萨克雷《名利场》.....	42
斐尔丁的小说理论.....	66
艺术与克服困难.....	97
——读《红楼梦》偶记	
李渔论戏剧结构.....	106

堂吉珂德和《堂吉珂德》

没读过《堂吉珂德》这部小说的人，往往也知堂吉珂德这个角色。这位奇情异想的西班牙绅士自命为骑士，骑着一匹瘦马，带着一个侍从，自十七世纪以来几乎走遍了世界。据作者塞万提斯说，他当初曾想把堂吉珂德送到中国来，因没有路费而作罢论^①。可是中国虽然在作者心目中路途遥远，堂吉珂德这个名字在中国却并不陌生，许多人都知道；不但知道，还时常称道；不但称道堂吉珂德本人，还称道他那一类的人。因为堂吉珂德已经成为典型人物，他是西洋文学创作里和哈姆雷特、浮士德等并称的杰出典型^②。

① 《堂吉珂德》第二部献辞里的戏语。见译本（一九七八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下册一页（以下简称上册或下册）。据说一六一二年（明神宗万历四〇年），中国皇帝曾托传教士带给西班牙国王一封信，所以塞万提斯开了这个玩笑。——参看普德能（Samuel Putnam）《堂吉珂德》英文译本第二册九九〇页。

② 例如法国十九世纪批评家艾米尔·蒙泰居（Émile Montégut）在他的《文学典型和美学幻想》（*Types littéraires et Fantaisies esthétiques*）（一八三三）里，把堂吉珂德、哈姆雷特、少年维特、维尔海姆·麦斯特（Wilhelm Meister）四个角色称为合乎美学标准的四种典型；屠格涅夫在他的《哈姆雷特与堂吉珂德》（一八六〇）里把哈姆雷特和堂吉珂德作为两个对立的典型。

但堂吉诃德究竟是怎样的人，并不是大家都熟悉，更不是大家都了解的。他的性格是非常复杂的，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读者对他的理解都不相同。堂吉诃德初出世，大家只把他当作一个可笑的疯子。但是历代读者对他认识渐深，对他的性格愈有新的发现，愈觉得过去的认识不充分，不完全。单就海涅一个人而论，他就说，他每隔五年读一遍《堂吉诃德》，印象每次不同^①。这些形形色色的见解往往因时代的局限而各有偏向，并且也不免搀进评论家主观上的思想和情感。于是堂吉诃德这个形象，一方面好似在放大镜底下，显得外形更明确，内容更丰富；一方面又好似遮上了一块厚厚的有色玻璃，把作者原来的形象模糊或歪曲了。举一个明显的例子吧。塞万提斯在描写堂吉诃德的时候，只一笔勾出了大致轮廓，说他身材削瘦、面貌清癯^②。寇尔列支(S.T. Coleridge)曾注意到堂吉诃德的面貌是个空白^③。可是在我们心目中，堂吉诃德的面貌很清楚。他是一张瘦长脸，高大的额角，高瘦的鼻子，一双大眼睛，还翘着两撇菱角胡子。这是插图上的堂吉诃德。但各家插图里的堂吉诃德，形象还有些细节上的不同，譬如多

① 《精印本〈堂吉诃德〉引言》(一八七三)——《文学研究集刊》第二册一六五页。

② 上册一一页。

③ 《论文与演说选》(Essays and Lectures)，《每人丛书》版二四九页。寇尔列支两次说到堂吉诃德的面貌是空白(complete featurelessness)。“featurelessness”都误写“featureliness”，参看威雷克(René Wellek)《近代文学批评史》(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第二册一八三页注。桑丘称堂吉诃德为哭丧着脸儿的骑士(Coballero de lea triste figura)上册一四二页，“哭丧着脸儿”只是堂吉诃德打掉了牙齿以后脸上的表情，不是五官的形状。

瑞(Gustave Doré)的插图里,他瞪出眼睛,好象见了鬼似的;东尼·约翰诺(Tony Johannot)的插图里,他眼睛里是忧郁的,好象在沉思^①。插图家把堂吉诃德这个形象明确和丰富了。但堂吉诃德的代表或典型的表情究竟是瞪着眼的呢,还是忧郁沉思的呢?堂吉诃德累积了历代读者对他的见解,性格愈加复杂了。我们要认识他的全貌,得认识他的各种面貌。

读者最初看到的堂吉诃德,是一个疯癫可笑的骑士。《堂吉诃德》一出版风靡了西班牙,最欣赏这部小说的是少年和青年人。据记载,西班牙斐利普三世在王宫阳台上看见一个学生一面看书一面狂笑,就说这学生一定在看《堂吉诃德》,不然一定是个疯子。果然那学生是在读《堂吉诃德》^②。但当时文坛上只把这部小说看作一个逗人笑乐的滑稽故事,小贩叫卖的通俗读物^③。十七世纪西班牙批评家 瓦尔伽斯(Tomás Tomayo de Vargas)说:“塞万提斯不学无术,不过倒是个才子,他是西班牙最逗笑的作家”。虽然现代西班牙学者把塞万提斯奉为有学识的思想家和伟大的艺术家,“不学无术”这句考语在西班牙已被称引了将近三百年^④。可见长期以来西班牙人对塞万提斯和《堂吉诃德》是怎样理解的。

① 这两幅画像在《文学研究集刊》第二册里就能看到。

② 保尔·阿萨(Paul Hazard)《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Don Quichotte” de Cervantes),梅岳泰(Mellottée)版三七页。

③ 沃茨(H. E. Watts)《塞万提斯的生平和著作》(Life and Writings of Miguel de Cervantes),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版一六七页。

④ 保尔·阿萨《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一五九——一六〇页。沃茨《塞万提斯的生平和著作》,九〇页。

《堂吉珂德》最早受到重视是在英国^①，英国早期的读者也把堂吉珂德看作可笑的疯子。艾狄生把《堂吉珂德》和勃特勒(Samuel Butler)的《胡迪布拉斯》(Hudibras)并称为夸张滑稽的作品^②，谭坡尔(William Temple)甚至责备塞万提斯的讽刺用力过猛，不仅消灭了西班牙的骑士小说，连西班牙崇尚武侠的精神都消灭了^③。散文家斯蒂尔(Richard Steele)、小说家笛福、诗人拜伦等对塞万提斯都有同样的指责^④。

英国小说家斐尔丁强调了堂吉珂德的正面品质。堂吉珂德是疯子吗？斐尔丁在《咖啡店里的政治家》(The Coffee-house Politician)那个剧本里说，世人多半是疯子，他们和堂吉珂德不同之处只在疯的种类而已。斐尔丁在《堂吉珂德在英国》那个剧本里，表示世人比堂吉珂德还疯得利害。戏里的堂吉珂德对桑丘说：“桑丘，让他们管我叫疯子吧，我还疯得不够，所以不得他们的赞许。”这里，堂吉珂德不是讽刺的对象，

① 英国最早把《堂吉珂德》作为经典作品。一六一二年，英国出版了谢尔登(Thomas Shelton)的英译本，这是《堂吉珂德》的第一部翻译本；一七三八年出版家扬生(Jacob Tonson)印行了最早的原文精装本；一七八一年，英国出版了博尔(John Bowle)的注译本，这是最早的《堂吉珂德》注译本。——见费茨莫里斯·凯利(James Fitzmaurice-Kelly)，《塞万提斯在英国》(Cervantes in England)一七页。

② 《旁观者》(Spectator)二四九期《每人丛书》版二册二九九页。夏夫茨伯利(Shaftesbury)也把《堂吉珂德》看作夸张的讽刺，见《论特性》(Characteristics)，罗伯生(J. M. Robertson)编注本 第二册三一—三页。

③ 谭坡尔《论古今学术》(On Ancient and Modern Learning)——斯宾冈(J. E. Spingarn)编《十七世纪批评论文集》(Critical Essay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第三册七一页。

④ 详见上书三〇七页注。

却成了一个讽刺者^①。斐尔丁接着在他的小说《约瑟·安德鲁斯》(Joseph Andrews)里创造了一个亚当斯牧师。亚当斯牧师是个心热肠软的书呆子。他书本知识很丰富,但都是没经过实践检验的学识。他睁着眼睛瞧不见目前的现实世界,处处只凭自己一片好心去衡量别人,于是干了不少傻事,受到种种欺负。他呆得可笑,但是他心地诚朴,待人正直慷慨,又可敬可爱。斐尔丁自称他这部小说模仿塞万提斯,英国文坛上也一向把亚当斯牧师称为“吉诃德型”。英国文学作品里以后又出现许多亚当斯牧师一类的“吉诃德型”人物,如斯特恩创造的托贝叔叔、狄更斯创造的匹克威克先生、萨克雷创造的牛肯上校等。这类“吉诃德型”人物虽然可笑,同时又叫人同情敬爱。他们体现了英国人对堂吉诃德的理解。约翰生说:“堂吉诃德的失望招得我们又笑他,又怜他。我们可怜他的时候,想到了自己的失望;我们笑他的时候,自己心上明白,他并不比我们更可笑”^②。可笑而又可爱的傻子是堂吉诃德的另一面貌。

法国作家没有象英国作家那样把堂吉诃德融化在自己的文学里,只是翻译者把这位西班牙骑士改装成法国绅士,引进了法国社会。《堂吉诃德》的法文译者圣马丁 (Filleau de Saint-Martin)批评最早的《堂吉诃德》法文译本^③一字字紧扣原文,太忠实,也太呆板;所以他自己的译文不求忠实,只求适

① 泰甫(Stuart Tave)《可笑可爱的人》(The Amiable Humoist)—五六、一五七页引。

② 《漫步者》(Rambler)第二期,《每人丛书》版第七页。

③ 最早的《堂吉诃德》法文本,第一部由乌丹(César Oudin)翻译,一六一四年出版;第二部由洛赛(F. de Rosset)翻译,一六一八年出版。

合法国的文化和风尚^①。弗洛利安 (Jean-Pierre Claris de Florian) 的译本更是只求迎合法国人的喜好, 不惜牺牲原文。他嫌《堂吉珂德》的西班牙气味太重, 因此把他认为生硬的地方化为软熟, 不合法国人口味的都改掉, 简略了重复的片段, 删削了枝蔓的情节。他的译本很简短, 叙事轻快, 文笔干净利落。他以为《堂吉珂德》虽然逗笑, 仍然有他的哲学: 作者一方面取笑无益的偏见, 另一方面对有益的道德却非常尊重; 堂吉珂德的言论只要不牵涉到骑士道, 都从理性出发, 教人爱好道德。堂吉珂德的疯狂只是爱好道德而带上偏执。他说读者对这点向来没有充分理解, 他翻译的宗旨就是要阐明这一个道理^②。可以设想, 弗洛利安笔下的堂吉珂德是一位有理性、讲道德的法国绅士。以上两种漂亮而不忠实的译本早已被人遗忘, 可是经译者改装的堂吉珂德在欧洲当时很受欢迎, 一六八二年的德文译本就是从圣马丁的法文译本转译的。

英国诗人蒲柏也注意到堂吉珂德有理性、讲道德的方面。他首先看到堂吉珂德那副严肃的神情^③, 并且说他是“最讲道德、最有理性的疯子, 我们虽然笑他, 也敬他爱他, 因为我们可以笑自己敬爱的人, 不带一点恶意或轻鄙之心”^④。寇尔列支

① 保尔·阿萨《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三三七页。

② 同上书, 三三九——三四〇页。勒萨日 (A.R. Lesage) 翻译假名阿维利亚内达 (Avellaneda) 恶意歪曲《堂吉珂德》的《堂吉珂德续集》, 也把原文任意增删修改。阿维利亚内达的续集受尽唾骂, 勒萨日的译本却有人赞赏, 因为和原文面貌大不相同。

③ 《笨伯咏》(Dunciad) 卷一, 二一行。

④ 舍本 (George Sherburn) 编《蒲伯书信集》(Correspondence) 第四册二〇八页。

说：堂吉诃德象征没有判断、没有辨别力的理性和道德观念，桑丘恰相反，他象征没有理性、没有想象的常识；两人合在一起，就是完整的智慧^①。他又说，堂吉诃德的感觉并没有错乱，不过他的想象力和纯粹的理性都太强了，感觉所证明的结论如果不符合他的想象和理性，他就把自己的感觉撇开不顾^②。寇尔列支强调了堂吉诃德的道德观念、他的理性和想象力。我们又看到了堂吉诃德的另一个面貌：他是严肃的道德家，他有很强的理性和想象，他是一个深可敬佩的人^③。

在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的影响下，堂吉诃德又变成一个悲剧性的角色。据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者看来，堂吉诃德情愿牺牲自己，一心要求实现一个现实世界所不容实现的理想，所以他又可笑又可悲。这类的见解，各国都有例子。英国十九世纪批评家海兹利特(William Hazlitt)认为《堂吉诃德》这个可笑的故事掩盖着动人的、伟大的思想感情，叫人失笑，又叫人下泪^④。按照兰姆(Charles Lamb)的意见，塞万提斯创造堂吉诃德的意图是眼泪，不是笑^⑤。拜伦慨叹堂吉诃德成了笑

① 《论文与演说选》，《每人丛书》版二五一页。

② 艾许(T. Ashe)编《谈话录》(Table Talk)，一八九四年版一七九页。

③ 法国近代小说家法朗士(Anatole France)也把堂吉诃德看作一个值得敬佩的人。他说：“我们每人心里都有一个堂吉诃德，一个桑丘潘沙；我们听从的是桑丘，但我们敬佩的却是堂吉诃德”——见《西尔维斯特·博纳的罪行》(Le Crime de Sylvestre Bonnard)，加尔曼·雷维(Calmann-Lévy)版一五〇页。

④ 《论英国小说家》(On the English Novelists)，郝欧(P. P. Howe)编《海兹利特全集》，第六册一〇八页。

⑤ 《现代艺术创作的缺乏想象力》鲁加斯(E. V. Lucas)编《兰姆全集》，第二册二三三页。

柄。他在《唐璜》(Don Juan)里论到堂吉诃德,大致意思说,他也愿意去锄除强暴——或者阻止罪恶,可是塞万提斯这部真实的故事叫人知道这是徒劳无功的;堂吉诃德一心追求正义,他的美德使他成了疯子,落得狼狈不堪,这个故事之可笑正显示了世事之可悲可叹,所以《堂吉诃德》是一切故事里最伤心的故事;要去伸雪冤屈,救助苦难的人,独力反抗强权的阵营,要从外国统治下解放无告的人民——唉,这些崇高的志愿不过是可笑梦想罢了①。法国夏都布里昂说,他只能用伤感的情绪去解释塞万提斯的作品和他那种残忍的笑②。法国小说家福楼拜塑造的包法利夫人,一心追求恋爱的美梦,她和堂吉诃德一样,要教书本里的理想成为现实,有些评论家就把她称为堂吉诃德式的人物③。德国批评家弗利德利许·希雷格尔(Friedrich Schlegel)把堂吉诃德所表现的精神称为“悲剧性的荒谬”(Tollheit)或“悲剧性的傻气”(Dummheit)④。海涅批评堂吉诃德说:“这位好汉骑士想教早成陈迹的过去死里回生,就和现在的事物冲撞,可怜他的手脚以至脊背都擦痛了,所以堂吉诃德主义是个笑话。这是我那时候的

① 第十三章八、九、十节——斯梯芬(T. G. Steffan)普拉德(W. W. Pratt)集注本,第三册三六三页。

② 《身后回忆录》(Mémoires d'Outre-Tombe)第一部第五卷,比瑞(Biré)编注本,第一册二五九——二六〇页。

③ 雷文(H. Levin)《文学批评的联系》(Contexts of Criticism),一九五八年哈佛大学版九六页。雷内·吉哈(René Girard)《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Mensonge romantique et Vérité romanesque),一九六一年版一三——一四、一七——一八、二五——二六页。

④ 艾契纳(Hans Eichner)编希雷格尔稿《文学笔记》二〇五〇条,二〇二——二〇三页。

意见。后来我才知道还有桩不讨好的傻事，那便是要教未来赶早在当今出现，而且只凭一匹驽马，一副破盔甲，一个瘦弱残躯，却去攻打现时的紧要利害关头。聪明人见了这一种堂吉诃德主义，象见了那一种堂吉诃德主义一样，直把他那乖觉的头来摇……”但是堂吉诃德宁可舍掉性命，决不放弃理想。他使得海涅为他伤心流泪，对他震惊倾倒^①。俄罗斯小说家屠格涅夫也有同样的看法——堂吉诃德有不可动摇的信仰，他坚决相信，超越了他自身存在，还有永恒的、普遍的、不变的东西，这些东西须一片志诚地努力争取，方才能够获得。堂吉诃德为了他信仰的真理，不辞艰苦，不惜牺牲性命。在他看来，人生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他所以珍重自己的性命，无非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活着是为别人，为自己的弟兄，为了锄除邪恶，为了反抗魔法家和巨人等压迫人类的势力。只为他坚信一个主义，一片热情地愿意为这个主义尽忠，人家就把他当作疯子，觉得他可笑^②。十九世纪读者心目中那个可笑可悲的堂吉诃德，是他的又一种面貌。

以上只是从手边很有限的材料里，略举十七、十八、十九世纪以来对于堂吉诃德的一些代表性的见解。究竟哪一种面貌、哪一种解释是正确的呢？还是堂吉诃德一身兼有各种面貌，每个面貌不过表现他性格的一个方面呢？如果堂吉诃德是这样一个复杂而又矛盾的性格，他的主导思想究竟又是什么？我们且撇开成见，直接从作者笔下来认认堂吉诃德，从

① 《文学研究集刊》第二册，一六六、一六三——一六五页。

② 《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文艺理论译丛》一九五八年版，第三期一〇七——一〇九页。

《堂吉珂德》里来认堂吉珂德。

《堂吉珂德》第一部一六〇五年出版。这时斐利普三世接位不久，西班牙的文学正当黄金时代，西班牙王朝刚由盛极转向衰微。在它最强盛的时期，西班牙是欧洲强大的帝国。大半个意大利归它管辖，它还另有属国和附庸，它在荷兰驻有军队，它征服了葡萄牙，也吞并了葡萄牙的殖民地。南美洲和中部美洲全属于西班牙，在非洲、亚洲它也拥有广大的殖民地。自从一五八八年它的“无敌舰队”被英国海军歼灭，西班牙不复称霸海上，它在国际上的地位也渐次低落。可是这个封建王朝在国内仍然是个很强的专制政权，资产阶级刚在兴起，封建贵族已无力和王室对抗。堂吉珂德出身的那个小贵族或绅士地主(hidalgo)阶级已是没落阶级。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那些小贵族已经失去作用，因为那时期已经没有封建贵族间争权夺霸的战争需要他们参加。他们地位低，轮不到在朝廷上做官，也找不到好差使。他们属于剥削阶级，从来不知道劳动，只靠家产过活。堂吉珂德就是这样一个没落的绅土地主。他闲来无事，看骑士小说入了迷，就自命为游侠骑士，要遍游世界去除强扶弱，维护正义和公道，实行他所崇信的骑士道。他单枪匹马，带了侍从桑丘，出门去冒险。他挨了不少打，受了不少罪，觉得自己一腔热忱，世俗不能了解，只把他当作疯子，可是他自知不象他表现得那么疯^①；并且深信自己做了游侠骑士，品性修养都大有进境^②。他坚信自己的主义，坚信善必胜恶，

① 下册一二三页。

② 上册四五二页。

所以无所畏惧，敢于和一切凶暴的势力作战。可是他受尽挫折，还是一事无成，末了失意回乡，郁郁而死。

作者曾一再声明，他写这部小说，是为了讽刺当时盛行的骑士小说^①。其实，作品的客观效果超出作者主观意图，已是文学史上的常谈。而且小说作者的声明，象小说里的故事一样，未可全信。但《堂吉诃德》开始时，主人公堂吉诃德确是在亦步亦趋地模仿骑士小说里的英雄。他的疯疯癫癫，确是作者用夸张滑稽式的手法讽刺骑士小说。作者处处把堂吉诃德和骑士小说里的英雄对比取笑。骑士小说里的英雄武力超人，战无不胜。堂吉诃德却是个哭丧着脸的瘦弱老头儿，每战必败，除非对方措手不及、吃了眼前亏。骑士小说里的英雄往往有仙丹灵药。堂吉诃德按方炮制了神油，喝下却呕吐得搜肠倒胃，桑丘喝了竟大小便同时失禁。骑士小说里的英雄都有神骏的坐骑、坚固的盔甲。堂吉诃德的驽骍难得却是一匹罕有的驽马，而他那副霉烂的盔甲，还是拼凑充数的。游侠骑士的意中人都是娇贵无比的绝世美人。堂吉诃德的杜尔西内娅却是一位象庄稼汉那么壮硕的农村姑娘；不过堂吉诃德说她尊贵无比、娇美无双。那位姑娘心目中压根儿没有堂吉诃德这么个人，堂吉诃德却摹仿着小说里的多情骑士，为她忧伤憔悴，饿着肚子终夜叹气。小说里的骑士受了意中人的鄙夷，或因意中人干下了丑事，气得发疯。堂吉诃德却无缘无故，硬要摹仿着发疯。他尽管苦恼得作诗为杜尔西内娅“哭哭啼啼”，他和他的情诗都只成了笑柄。

① 上册九页，下册五一六页。

但堂吉诃德不仅是一个夸张滑稽的闹剧角色。《堂吉诃德》也不仅是一部夸张滑稽的闹剧作品。单纯的闹剧角色，不能充当一部长篇小说的主人公，读者对他的兴趣不能持久。塞万提斯当初只打算写一个短短的讽刺故事^①。他把故事延长，同时就把人物的性格写得愈充实，愈生动。塞万提斯创造堂吉诃德并不象宙斯孕育智慧的女神那样。智慧的女神出世就是个完全长成的女神；她浑身披挂，从宙斯裂开的脑袋里一跃而出。堂吉诃德出世时虽然也浑身披挂，他却象我国旧小说里久死还魂的人，沾得活人生气，骨路上渐渐生出肉来，虚影渐渐成为实体。塞万提斯的故事是随写随编的，人物也随笔点染。譬如桑丘这个人物是临时想出来的，而桑丘是何形象，作者当初还未有确切的观念^②。我们再从故事里许多疏漏脱节的地方^③，都可以看出塞万提斯的创作方法——或者说他的创作没有预定的计划。他创作的计划是活的、发展的，并不周密精确。他一面写，一面生发。堂吉诃德初出场不仅状貌只有一轮廓，他的性格也只有一个轮廓；他是个发疯的绅士，一心要模仿骑士小说上的英雄。他的性格逐渐成长，超出

① 参看上册六一页注①，二三八页末一句。

② 上册二四页，客店主人说游侠骑士往往带侍从；上册二八页，堂吉诃德打算找个侍从。上册六四页描写的桑丘是大肚子，矮个子，小腿很长，但下文不再提起他的长腿。

③ 例如上册一八〇页桑丘的灰驴已被窃，一八五页桑丘又骑着灰驴；上册二六七页堂吉诃德说自己的宝剑被窃，但上册二六三页他还说“要凭这把剑着实地教训他”；又桑丘的妻子在上册五二页名华那·谷帖瑞斯，五二——五三页，又名马丽·谷帖瑞斯，下册三六页又名泰瑞萨，下册四〇页又说她娘家姓卡斯卡霍。